

# 大空经白话译

## Mahāsuññata Sutta

法增比丘译

(一九一) 中阿含双品大空经第五(第五后诵)

我闻如是。

(我是这么听说的：)

一时，佛游释中迦维罗卫(国),在尼拘类园。

(有一次，佛住在迦维罗卫国(Kapilavastu)的尼拘类园(尼拘律园 Nigrodhārāma)里。)

尔时，世尊过夜平旦，着衣持钵，入迦维罗卫而行乞食，食讫中后，往诣加罗差摩释精舍。尔时，加罗差摩释精舍敷众多床座，众多比丘于中住止。彼时，世尊从加罗差摩释精舍出，往诣加罗释精舍。尔时，尊者阿难与众多比丘，在加罗释精舍中集作衣业。尊者阿难遥见佛来，见已出迎，取佛衣钵，还敷床座，汲水洗足。佛洗足已，于加罗释精舍坐尊者阿难所敷之座。告曰：阿难，加罗差摩释精舍敷众多床座，众多比丘于中住止？

(当时，夜已过，太阳初升，世尊穿好袈裟，拿着陶钵，走入迦维罗卫城乞食。吃完中餐后，世尊去到加罗差摩释(Kālakhemaka)精舍。当时，加罗差摩释精舍里铺放着许多床座，许多比丘住在那里。然后，世尊从加罗差摩释精舍出来，去到加罗释精舍。当时，尊者阿难和许多比丘，正在加罗释精舍中集体作袈裟。尊者阿难远远的见到佛来了，就出来迎接，取了佛的衣钵，还铺好佛的床座，汲水来洗佛足。佛洗完足了，就进入加罗释精舍里，坐在尊者阿难所铺的座位上。佛对阿难说：阿难！加罗差摩释精舍里铺了许多床座，是不是有许多比丘住在那儿呢？)

尊者阿难白曰：唯然，世尊。加罗差摩释精舍敷众多床座，众多比丘于中住止。所以者何？我今作衣业。

(尊者阿难告诉佛说：是的，世尊！加罗差摩释精舍里铺了许多床座，是有许多比丘住在那儿。所以我们现在正在集体作袈裟。)

时，世尊复告阿难曰：比丘不可欲哗说、乐于哗说、合会哗说、

欲众、乐众、合会于众、不欲离众、不乐独住远离之处。若有比丘欲哗说、乐于哗说、合会哗说、欲众、乐众、合会于众、不欲离众、不乐独住远离处者。谓有乐、圣乐、无欲之乐、离乐、息乐、正觉之乐、无食之乐、非生死乐。若得如是乐，易不难得者，终无是处。阿难，若有比丘不欲哗说、不乐哗说、不合会哗说、不欲于众、不乐于众、不合会众、欲离于众、常乐独住远离处者。谓有乐、圣乐、无欲之乐、离乐、息乐、正觉之乐、无食食之乐、非生死乐。若得如是乐，易不难得者，必有是处。

(这时，世尊再对阿难说：比丘不爱喧哗说话、乐於喧哗说话、聚在一起喧哗说话、喜欢多人之处、乐於多人之处、聚会在多人之处、不愿意离开多人之处、不喜欢独住远离之处。若有比丘喜欢喧哗说话、乐於喧哗说话、聚在一起喧哗说话、喜欢多人之处、乐於多人之处、聚会在多人之处、不愿意离开多人之处、不喜欢独住远离之处。要是他能得到安乐、圣人之乐、无欲之乐、远离之乐、安息之乐、正觉之乐、无四食（粗搏食、触食、意思食、识食——皆轮回之因）之乐、无有生死之乐。若是得到如是之乐，虽是不难得到，这是不可能的。阿难！若有比丘不爱喧哗说话、不乐於喧哗说话、不聚在一起喧哗说话、不喜欢多人之处、不乐於多人之处、不聚会在多人之处、爱离开多人之处、常喜欢独住远离之处。所谓他能得到安乐、圣人之乐、无欲之乐、远离之乐、安息之乐、正觉之乐、无有食四食之乐、无有生死之乐。若得到如是之乐，虽是不难得到，这才是可能的。)

阿难，比丘不可欲哗说、乐于哗说、合会哗说、欲众、乐众、合会于众、不欲离众、不乐独住远离之处。若有比丘欲哗说、乐于哗说、合会哗说、欲众、乐众、合会于众、不欲离众、不乐独住远离处者，得时爱乐心解脱，及不时不移动心解脱者，终无是处。阿难，若有比丘不欲哗说、不乐哗说、不合会哗说、不欲于众、不乐于众、不合会众、欲离于众、常乐独住远离处者、得时爱乐心解脱，及不时不移动心解脱者，必有是处。所以者何？我不见有一色令我欲乐，彼色败坏变易，异时生愁戚啼哭、忧苦、懊恼，以是故，我此异住处正觉尽觉。谓度一切色想，行于外空。

(阿难！比丘不可喜欢喧哗说话、乐於喧哗说话、聚在一起喧哗说话、喜欢多人之处、乐於多人之处、聚会在多人之处、不愿意离开多人之处、不喜欢独住远离之处。若有比丘喜欢喧哗说话、乐於喧哗说话、聚在一起喧哗说话、喜欢多人之处、乐於多人之处、聚会在多人之处、不愿意离开多人之处、不喜欢独住远离之处，若能得到暂时性的爱乐心解脱 (samāyika-kanta-cetovimutti)，及不待时节 (永恒)的不动心解脱 (asamāyika-akuppa-cetovimutti) 者，这是不可能的。阿难！若有比丘不爱喧哗说话、不乐於喧哗说话、不聚在一起喧哗说话、不喜欢多人之处、不乐於多人之处、不聚会在多人之处、爱离开多人之处、常喜欢独住远离之处

者、而得到暂时性的爱乐心解脱，及不待时节(永恒)的不动心解脱者，这必定是可能的。为何这样呢？我不见有一个色相能令我生起欲乐之心，因为那色相会败坏而变易，变易时生起愁感啼哭、忧苦、懊恼，因为这样的原故，我会在这众人不到之处安住，而得正觉一切觉。所谓度一切色想，游行於外空（空于外边的五蕴）的境界。）

阿难，我行此住处已，生欢悦，我此欢悦，一切身觉正念正智，生喜、生止、生乐、生定。如我此定，一切身觉正念正智。阿难，或有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私共来诣我，我便为彼行如是如是心。远离，乐无欲，我亦复为彼说法，劝助于彼。阿难，若比丘欲多行空者，彼比丘当持内心住止令一定，彼持内心住止令一定已，当念内空。阿难，若比丘作如是说我不持内心住止，不令一定，念内空者，当知彼比丘大自疲劳。

(阿难！我心常游行於这些住处之后，生起欢悦，我的这些欢悦，我全身觉知一切，具足正念正智，生起禅那的喜、生起禅那的安止、生起禅那的乐、生起禅那的定。就如我的这些定，我全身觉知一切，具足正念正智。阿难！有时会有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（Upasaka）、优婆私（优婆夷 Upasika）共同来见我，我便令他们生起如是之心。学习远离，乐于无欲，我也为他们说法，劝助于他们。阿难！若比丘想要多修行于空者，那比丘应当把持内心，使心安住令得一定，他把持内心，使心安住令得一定已，应当心念于内空于五蕴。阿难！如果比丘这么说我不须把持内心，使心安住令得一定已，而能内空于五蕴者，你可以知那比丘徒自疲劳，白说而已。)

阿难，云何比丘持内心住止令一定耶？比丘者，此身离生喜、乐、渍、尽润渍、普遍充满，离生喜、乐，无处不遍。阿难，犹人沐浴，器盛澡豆，以水浇和，和令作丸，渍、尽润渍，普遍充满，内外周密，无处有漏。如是，阿难，比丘此身离生喜、乐，渍、尽润渍，普遍充满，离生喜、乐，无处不遍。阿难，如是比丘持内心住止令得一定，彼持内心住止令一定已，当念内空，彼念内空已，其心移动，不趣向近，不得清澄，不住不解于内空也。阿难，若比丘观时，则知念内空，其心移动，不趣向近，不得清澄，不住不解于内空者。彼比丘当念外空，彼念外空已，其心移动，不趣向近，不得清澄，不住不解于外空也。

(阿难！如何比丘把持内心，使心安住令得一定呢？比丘，这身体远离（欲乐）而生喜、乐、润湿、尽润湿、普遍充满，远离而生喜、乐，无处不遍。阿难！犹如有人沐浴，以容器盛装洗澡豆，以水浇和，和令作丸，润湿、尽润湿，普遍充

滿，內外周密，無處有漏。如是，阿難！比丘身體遠離而生喜、樂，潤濕、盡潤濕，普遍充滿，遠離而生喜、樂，無處不遍。阿難！如是比丘把持內心，使心安住令得一定，他把持內心，使心安住令得一定已，应当心念于內空于五蘊，他心念于內空于五蘊已，他的心移動，因而不能趣向趨近于安止，心不得清澄，不能住于定也不理解內空于五蘊。阿難！若比丘觀照時，則知道心念于內空于五蘊，他的心移動的關係，因而不能趣向趨近于安止，心不得清澄，不能住于定也不理解內空于五蘊者。那比丘应当心念于外空于五蘊，他心念于外空于五蘊已，他的心移動，因而不趣向趨近于安止，心不得清澄，不能住于定也不理解于外空于五蘊。)

阿難，若比丘觀時，則知念外空，其心移動，不趣向近，不得清澄，不住不解于外空者；彼比丘當念內外空，彼念內外空已，其心移動，不趣向近，不得清澄，不住不解于內外空也。阿難，若比丘觀時，則知念內外空，其心移動，不趣向近，不得清澄，不住不解于內外空者；彼比丘當念不移動，彼念不移動已，其心移動，不趣向近，不得清澄，不住不解于不移動也。阿難，若比丘觀時，則知念不移動，其心移動，不趣向近，不得清澄，不住不解于不移動者。

(阿難！若比丘觀照時，就知道心念于外空于五蘊，他的心移動，因而不趣向趨近于安止，心不得清澄，不能住于定也不理解外空于五蘊。那比丘应当心念于內外皆空于五蘊，他心念于內外皆空于五蘊已，他的心移動，因而不趣向趨近于安止，心不得清澄，不能住于定也不理解內外皆空于五蘊。阿難！若比丘觀照時，就知道心念于內外皆空于五蘊，他的心移動，因而不趣向趨近于安止，心不得清澄，不能住于定也不理解於內外皆空于五蘊。那比丘应当心念于心不移動，他心念于心不移動已，他的心移動，因而不趣向趨近于安止，心不得清澄，不能住于定也不理解於心不移動。阿難！若比丘觀照時，就知道心念于心不移動，他的心移動，因而不趣向趨近于安止，心不得清澄，不能住于定也不理解于心不移動。)

彼比丘彼彼心于彼彼定，御復御，習復習，軟復軟，善快柔和，攝樂遠離。若彼心于彼彼定，御復御，習復習，軟復軟，善快柔和，攝樂遠離已，當以內空成就游，彼內空成就游已，心不移動，趣向于近，得清澄住，解于內空。阿難，如是比丘觀時，則知內空成就游，心不移動，趣向于近，得清澄住，解于內空者，是謂正知。

(那比丘對他的那些心念以及那些定境，調御了再調御，修習了再修習，令心柔軟了再令心柔軟，善修輕快而柔和，攝心而乐于遠離。如果他的心對於那些定境，調御了再調御，修習了再修習，令心柔軟了再令心柔軟，善修輕快而柔和，攝心而乐于遠離已，當以內空于五蘊成就遊，他內空于五蘊成就遊已，心不移動，趣向趨近于安止，心得清澄住，理解于內空于五蘊。阿難！比丘如是觀照時，就知道

內空于五蘊成就遊，心不移動，趣向趨近于安止，心得清澄住，理解於內空者，这才是正知。)

阿难，比丘当以外空成就游，彼外空成就游已，心不移动，趣向于近，得清澄住，解于外空。阿难，如是比丘观时，则知外空成就游，心不移动，趣向于近，得清澄住，解于外空者，是谓正知。阿难，比丘当以内外空成就游，彼内外空成就游已，心不移动，趣向于近，得清澄住，解于内外空。阿难，如是比丘观时，则知内外空成就游，心不移动，趣向于近，得清澄住，解于内外空者，是谓正知。阿难，当以不移动成就游，彼不移动成就游已，心不移动，趣向于近，得清澄住，解于不移动。阿难，如是比丘观时。则知不移动成就游。心不移动。趣向于近。得清澄住。解于不移动者，是谓正知。

(阿难！比丘应当以外空于五蘊成就遊，他外空于五蘊成就遊已。心不移动，趣向趨近于安止，心得清澄住，理解於外空。阿难！比丘如是观照時，就知道外空于五蘊成就遊，心不移动，趣向趨近于安止，心得清澄住，理解於外空者，这才是正知。阿难！比丘应当以内外空于五蘊成就遊，他内外空于五蘊成就遊已。心不移动，趣向趨近于安止，心得清澄住，理解於内外空。阿难！比丘如是观照時，就知道内外空于五蘊成就遊，心不移动，趣向趨近于安止，心得清澄住，理解於内外空者，这才是正知。阿难！比丘应当以不移动成就遊，他不移动成就遊已。心不移动，趣向趨近于安止，心得清澄住，理解於不移动。阿难！比丘如是观照時，就知道不移动成就遊已。心不移动，趣向趨近于安止，心得清澄住，理解於不移动(anañja)者，这才是正知。)

阿难，彼比丘行此住处心，若欲经行者，彼比丘从禅室出，在室影中露地经行。诸根在内，心不向外，后作前想，如是经行已，心中不生贪伺、忧戚、恶不善法，是谓正知。阿难，彼比丘行此住处心，若欲坐定者，彼比丘从离经行，至经行头，敷尼师檀，结跏趺坐，如是坐定已，心中不生贪伺、忧戚，恶不善法，是谓正知。阿难，彼比丘行此住处心，若欲有所念者，彼比丘若此三恶不善之念，欲念、恚念、害念，莫念此三恶不善之念，若此三善念，无欲念、无恚念、无害念，当念此三善念，如是念已，心中不生贪伺、忧戚、恶不善法，是谓正知。

(阿难！那位比丘修行如此的心住于这些住处，若要經行的话，那位比丘從禅室出来，在禅室的投影中露地经行。诸根摄住在內，心不向外，把後作前想，他如是经行已，心中不生貪伺、忧戚、惡不善法，这才是正知。阿难！那位比丘修行如此的心住于这些住处，若要坐下来修定的话，那位比丘离开经行道，走至经行道頭，铺好尼師檀，結跏趺坐，他如此的坐下修定后，心中不生貪伺、忧戚，惡不善

法，这才是正知。阿难！那位比丘修行如此的心住于这些住处，若心中有所念时，那位比丘若心中生起这三种恶的不善之念，欲念(kāma-vitakka)、恚念(byāpāda-vitakka)、害念(vihimsa-vitakka)，他想不要思念这三种恶的不善之念；若心中生起这三种善念，无欲念(nekkhamma-vitakka)、无恚念(abyāpāda-vitakka)、无害念(avihimsa-vitakka)，他想我应当生起这三种善念，他如是的看守住心念后，心中不生起贪伺、忧感、恶不善法，这才是正知。)

阿难，彼比丘行此住处心，若欲有所说者，彼比丘若此论非圣论，无义相应，谓论王论、贼论、斗争论、饮食论、衣被论、妇人论、童女论、淫女论、世间论、邪道论、海中论、不论如是种种畜生论。若论圣论，与义相应，令心柔和，无诸阴盖，谓论施论、戒论、定论、慧论、解脱论、解脱知见论、渐损论、不会论、少欲论、知足论、无欲论、断论、灭论、燕坐论、缘起论、如是沙门所论、如是论已，心中不生贪伺、忧戚、恶不善法，是谓正知。

(阿难！那位比丘修行如此的心住于这些住处，若想要说话时，那位比丘想，我现在要说的话不是与圣道相应，无义理，谈论国王、谈论盗贼、谈论斗争、谈论饮食、谈论衣被、谈论妇人、谈论童女、谈论姪女、谈论世间事、谈论邪道、谈论海洋、不谈论这些种种的与畜生有关的课题。若是谈论圣道，与义理相应，令心柔和，没有各种的烦恼盖障，所谓谈论布施(danā-kathā)、谈论戒(silā-kathā)、谈论修定(samādhi-kathā)、谈论慧学(paṇṇā-kathā)、谈论解脱(vimutti-kathā)、谈论解脱知见(vimuttiñānadassana-kathā)、谈论渐损烦恼、谈论不与烦恼恶法聚会、谈论少欲(appiccha-kathā)、谈论知足(santutthi-kathā)、谈论无欲、谈论断除烦恼、谈论寂灭、谈论静坐、谈论缘起、谈论这些沙门所说的、这样的谈论已，心中不生起贪伺、忧感、恶不善法，这才是正知。)

复次，阿难，有五欲功德，可乐、意所念，爱色欲相应，眼知色，耳知声，鼻知香，舌知味，身知触，若比丘心至到，观此五欲功德，随其欲功德，若心中行者。所以者何？无前无后，此五欲功德，随其欲功德，心中行者。阿难，若比丘观时，则知此五欲功德，随其欲功德，心中行者。彼比丘彼彼欲功德，观无常、观衰耗、观无欲、观断、观灭、观断舍离。若此五欲功德有欲有染者，彼即灭也。阿难，若如是比丘观时，则知者此五欲功德，有欲有染，彼已断也，是谓正知。

(再接下来，阿难！有五欲功德，可乐、意念所想念，与贪爱欲望相应，眼知色，耳知声，鼻知香，舌知味，身知触，若比丘有很好的心念，观照这五欲作用，随着欲望，如心中所想念的。为何呢？无前无后，这五欲作用，随着欲望，心中所想念的。阿难！若比丘观照时，就知道这五欲作用，是随着欲望，心中所想念的。那比丘心的种种欲的作用，观照它们的无常、观照它们的衰减、观照它们的无

欲、观照它们的断除、观照它们的灭、观照它们的断除和舍离。若是这五欲的作用有了欲望起了污染，它们即被灭除了。阿难！若比丘如是观照時，则知道这五欲功德，有了欲望起了污染，它们已被断除了，这才是正知。)

复次，阿难，有五盛阴，色盛阴、觉、想、行、识盛阴。谓比丘如是观兴衰，是色、是色习、是色灭；是觉、想、行、识。是识、是识习、是识灭。若此五盛阴有我慢者，彼即灭也。阿难，若有比丘如是观时，则知五阴中我慢已灭，是谓正知。阿难，是法一向可、一向乐、一向意念，无漏无受，魔所不及，恶所不及。诸恶不善法、秽污、当来有本、烦热苦报、生老病死因，亦所不及。谓成就此不放逸也，所以者何？因不放逸。诸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得觉。因不放逸根，生诸无量善法，若有随道品。阿难，是故汝当如是学，我亦成就于不放逸，当学如是。阿难，以何义故？信弟子随世尊行，奉事至命尽耶？

(再接下来，阿难！有五种炽盛的身心组合，色身炽盛的身组合、觉受炽盛的心组合、想炽盛的心组合、行炽盛的心组合、和识炽盛的心组合。比丘应如是观照这身心组合的生灭，这是色、这是色的缘、这是色的灭；这是觉、这是想、这是行、这是识。这是识、这是识的缘、这是识的灭。若是对这五种炽盛的身心组合有我慢者，我慢即消灭了。阿难！若比丘如是观照時，则知道五种炽盛的身心组合中的我慢已经消灭，这才是正知。阿难！这法只朝一个方向前进，为圣者所许可、朝一个方向修习，得到法乐、朝一个方向，清净意念，无有漏失无有觉受，魔所不能到达，恶所不能侵染。所有的鄙恶不善之法、秽污、当来的轮回的业的根本、烦热苦恼的果报、生老病死的因，亦所不能去到。就是成就这个不放逸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不放逸的缘故，所有的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得以获得正觉。就是因为不放逸根，生起各种无量的善法，以及各种有关的道品法。阿难！所以你们应当这样的学习，我也是因为成就这不放逸（而得以成就），你们应当这样的学习。阿难！是什么原因？有信心的弟子们要随着世尊修行，依教奉行到命终呢？)

尊者阿难白世尊曰：世尊为法本，世尊为法主，法由世尊，唯愿说之，我今闻已，得广知义。

(尊者阿难对世尊说：世尊是法的根本，世尊是法的教主，法由世尊而说出来，唯愿世尊能说出来，我现在听闻之后，得以明白它的广义。)

佛便告曰：阿难，谛听，善思念之，我当为汝具分别说。尊者阿难受教而听。

(佛便对他说：阿难！用心听，好好的思惟它，我现在为你具体的分别说它。尊者阿难接受佛的教导而听着。)

佛言：阿难，不其正经、歌咏、记说故，信弟子随世尊行，奉事至命尽也。但，阿难，或彼长夜数闻此法，诵习至千，意所惟观，明见深达，若此论圣论与义相应，令心柔和，无诸阴盖，谓论施论、戒论、定论、慧论、解脱论、解脱知见论、渐损论、不会论、小欲论、知足论、无欲论、断论、灭论、燕坐论、缘起论、如是沙门所论。得，易不难得，因此义故，信弟子随世尊行，奉事至命尽也。阿难，如是为烦师？为烦弟子？为烦梵行？

（佛说：阿难！不是只靠读正确的经文、歌咏、记说的缘故，有信心的弟子随着世尊修行，依教奉行到命终。但是，阿难！或者他们长夜常常听到这法，诵习过千遍，意念里所思惟和观照的，明见深达，若这道理，这圣人之道理，与义相应，令心柔和，没有各种烦恼盖障，所谓谈论布施的道理、持戒的道理、修定的道理、修慧的道理、解脱的道理、解脱知见的道理、渐损烦恼的道理、不与恶法会合的道理、少欲的道理、知足的道理、无欲的道理、断除烦恼的道理、灭除烦恼的道理、独自静坐的道理、缘起的道理、这些沙门所谈论的道理。能得到，容易而不难得到，因为这样的原因，有信心的弟子随着世尊修行，依教奉行到命终。阿难！怎样做是师父的堕落呢？或是弟子的堕落？或是梵行者的堕落呢？）

阿难，云何为烦师？若师出世，有策虑思惟，往策虑地，有思惟观杂，凡人有辩才，彼住无事处山林树下，或居高岩，寂无音声，远离，无恶，无有人民，随顺宴坐，或住彼处，学远离精勤，得增上心，现法乐居，彼学远离，精勤安隐，快乐游行已，随弟子还梵志、居士、村邑、国人，彼随弟子还梵志、居士、村邑、国人已，便功高还家，如是为烦师。是亦为恶不善法、秽污，当来有本，烦热苦报、生老病死因所烦，是谓烦师。

（阿难！如何是师父的堕落呢？若师父出现于世，有深虑思惟，常住于深虑思惟，有思惟观察，凡人有辩才，他住在无事之处，山林树下，或者居住在高岩上，寂静无有音声，远离喧哗，没有作恶，没有与人民往来，或随顺他们宴会共坐，或住在他们的地方，学习远离，精勤修习，得到增上心，乐于住在他所修的法，他学习远离，精勤安隐，快乐游行后，随着他的弟子回到梵志、居士、村邑、或国人的住处，他随他的弟子回到梵志、居士、村邑、或国人的住处后，便得到极高功德而回家，这才是师父的堕落。也是鄙恶不善之法、穢污，当来的轮回的业的根本、烦热苦恼的果报、为生老病死的因所烦，这叫做师父的堕落（ācariyūpaddava）。）



阿难，云何为烦弟子？彼师弟子学彼远离，彼住无事处，山林树下，或居高岩，寂无音声，远离，无恶，无有人民，随顺燕坐，或住彼处，学远离精勤，得增上心，现法乐居，彼学远离，精勤安隐，快乐游行已。随弟子还梵志、居士、村邑、国人，彼随弟子还梵志、居士、村邑、国人已，便功高还家，如是为烦弟子。是亦为恶不善法，秽污，当来有本，烦热苦报、生老病死因所烦，是谓烦弟子(堕弟子 antevasūpaddava)。

(阿难！如何是弟子的堕落呢？那个师父的弟子学他师父的远离，他住在无事之处，山林树下，或者居住在高岩上，寂静无有音声，远离喧哗，没有作恶，没有与人民往来，或随顺他们宴会共坐，或住在他们的地方，学习远离，精勤修习，得到增上心，乐于住在他所修的法，他学习远离，精勤安隐，快乐游行后，随着他的弟子回到梵志、居士、村邑、或国人的住处，他随他的弟子回到梵志、居士、村邑、或国人的住处后，便得到极高功德而回家，这才是弟子的堕落。也是鄙恶不善之法、秽污，当来的轮回的业的根本、烦热苦恼的果报、为生老病死的因所烦，这叫做弟子的堕落(antevasūpaddava)。)

阿难，云何为烦梵行？若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、号佛、众佑。彼住无事处，山林树下，或居高岩，寂无音声，远离，无恶，无有人民，随顺燕坐。阿难，如来以何义故？住无事处，山林树下，或居高岩，寂无音声。远离，无恶，无有人民，随顺燕坐耶？

(阿难！如何是梵行者的堕落呢？若是如来出世，无所著、等正觉、明行成就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、号佛、众佑。他住在无事之处，山林树下，或者居住在高岩上，寂静无有音声，远离喧哗，没有作恶，没有与人民往来，或随顺他们宴会共坐。阿难！如来以什么原因？他住在无事之处，山林树下，或者居住在高岩上，寂静无有音声，远离喧哗，没有作恶，没有与人民往来，或随顺他们宴会共坐呢？)

尊者阿难白世尊曰：世尊为法本，世尊为法主，法由世尊，唯愿说之，我今闻已，得广知义。

(尊者阿难对世尊说：世尊是法的根本，世尊是法的教主，法由世尊而说出来，唯愿世尊能说出来，我现在听闻之后，得以明白它的广义。)

佛便告曰：阿难，谛听，善思念之，我当为汝具分别说。尊者阿难受教而听。

(佛便对他说：阿难！用心听，好好的思惟它，我现在為你具体的分別說它。尊者阿难接受佛的教导而听着。)

佛言：阿难，如来非为未得欲得，未获欲获，未证欲证故，住无事处山林树下，或居高岩，寂无音声，远离，无恶，无有人民，随顺燕坐。阿难，如来但以二义故，住无事处山林树下，或居高岩，寂无音声，远离，无恶，无有人民，随顺燕坐。一者为自现法乐居故，二者慈愍后生人故。或有后生人效如来住无事处山林树下，或居高岩，寂无音声，远离，无恶，无有人民，随顺燕坐。阿难，如来以此义故，住无事处山林树下，或居高岩，寂无音声，远离，无恶，无有人民，随顺燕坐，或住彼处，学远离精勤，得增上心，现法乐居，彼学远离，精勤安隐，快乐游行已，随梵行还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私，彼随梵行还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私已、便不功高而不还家。阿难，若彼不移动心解脱作证，我不说彼有障碍也，若彼得四增上心现法乐居，本为精勤，无放逸游行故，此或可有失，以弟子多集会故。

(佛说：阿难！如來不是為了未得欲得，未获欲获，未证欲证的原故，住在无事之处，山林树下，或者居住在高岩上，寂静无有音声，远离喧哗，没有作惡，没有与人民往来，或随顺他们宴会共坐。阿难！如來只为了两个原因，住在无事之处，山林树下，或者居住在高岩上，寂静无有音声，远离喧哗，没有作惡，没有与人民往来，或随顺他们宴会共坐。一者是为自己乐于住在自己所修的法，二者是为了慈愍后代的人的原故。将来或有后代的人效仿如來住在无事之处，山林树下，或者居住在高岩上，寂静无有音声，远离喧哗，没有作惡，没有与人民往来，或随顺他们宴会共坐。阿难！如來以这些原因之故，住在无事之处，山林树下，或者居住在高岩上，寂静无有音声，远离喧哗，没有作惡，没有与人民往来，或随顺他们宴会共坐，或住在他们的地方，学习远离，精勤修习，得到增上心，乐于住在他所修的法，他学习远离，精勤安隐，快乐遊行后，随顺梵行而回到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私处，他随顺梵行而回到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私处已、便不得到极高功德而不回家。阿难！若他不移动心解脱作证，我不说他有障碍，若他得四增上心，乐于住在他所修的法，本来就是為了精勤，不放逸而遊行的原故，这或者可能有失误，因为弟子多集會的原故。)

复次，阿难，彼师弟子效住无事处，山林树下，或居高岩，寂无音声，远离，无恶，无有人民，随顺燕坐，或住彼处，学远离精勤，得增上心，现法乐居，彼学远离，精勤安隐，快乐游行已，随梵行还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私、彼随梵行还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私已，便功高还家，如是为烦梵行(墮梵行 *brahmacār-*

upaddava)。是亦为恶不善法、秽污，当来有本，烦热苦报、生老病死因所烦，是谓烦梵行。阿难，于烦师、烦弟子、此烦梵行最为不可、不乐、不爱，最意不念。阿难，是故汝等于我行慈事、莫行怨事。

(还有，阿难！那个师父的弟子学他师父住在无事之处，山林树下，或者居住在高岩上，寂静无有音声，远离喧哗，没有作恶，没有与人民往来，或随顺他们宴会共坐，或住在他们的地方，学习远离，精勤修习，得到增上心，乐于住在他所修的法，他学习远离，精勤安隐，快乐游行后，随顺着他的梵行回到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私处、他随顺梵行回到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私处已，便得到极高功德而回家，这样就是梵行者的堕落(brahmacārupaddava)。也就是鄙恶不善之法、穢污，当来的轮回的业的根本、烦热苦恼的果报、为生老病死的因所烦，这就是叫做梵行者的堕落。阿难！对这些师父的堕落、弟子的堕落等、这种梵行者的堕落最为不被圣者认可、不为圣者所乐、不为圣者所爱，是圣者意念所最不应思念的。阿难！所以你们对我应常行慈事、莫行怨事。)

阿难，云何弟子于师行怨事，不行慈事？若尊师为弟子说法，怜悯愍伤，求义及饶益，求安隐快乐，发慈悲心，是为饶益，是为快乐，是为饶益乐。若彼弟子而不恭敬，亦不顺行，不立于智，其心不趣向法次法，不受正法，违犯师教，不能得定者，如是弟子于师行怨事，不行慈事。

(阿难！弟子如何对他们的师父行怨事，不行慈事呢？若是他们尊敬的师父为弟子们说法，怜悯和愍伤他们，为了给他们明白义理及为了利益他们，为了他们的安隐和快乐，发起慈悲心教导他们，是为了利益他们，是为了他们的快乐，是为了他们能得到利益和快乐。若是他的弟子们不恭敬，也不照着教导而修行，不能生起正确的智慧，他们的心不能趣向于法，不能依法渐次的修习，不受持正法，违犯师父的教导，不能得到定，这样的弟子对师父是在行怨事，不是在行慈事。)

阿难，云何弟子于师行慈事，不行怨事？若尊师为弟子说法，怜悯愍伤，求义及饶益，求安隐快乐，发慈悲心，是为饶益，是为快乐，是为饶益乐。若彼弟子恭敬顺行而立于智，其心归趣向法次法，受持正法，不违师教，能得定者，如是弟子于师行慈事，不行怨事。阿难，是故汝等于我行慈事，莫行怨事。所以者何？我不如是说，如陶师作瓦。阿难，我说严急至苦，若有真实者，必能往也。

(阿难！弟子如何对他们的老师行慈事，不行怨事呢？若是他们尊敬的师父为弟子们说法，怜悯和愍伤他们，为了让他们明白义理及为了利益他们，为了他们的安隐和快乐，发起慈悲心教导他们，这才是为了他们的利益，才是为了他们的快乐，才是为了他们得到利益和快乐。如果他的弟子们恭敬的随顺师父的教导而修

行，生起正确的智慧，他们的心能趣向于法，依法渐次的修习，受持正法，不違犯師父的教导，能得到定者，这样的弟子对於師父则是行慈事，不是行怨事。阿难！因为这样的原故，你们对我要行慈事，不要行怨事。为何呢？我不会像陶師作瓦器一般，柔和的对待湿瓦胚般的对待你们。阿难！我会像陶師检验烧好的瓦器一般，把破的和坏的置于一边。你们之中那些真实的弟子，必定能到达圆满的境界的。)

佛说如是，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(佛说完此经，尊者阿难及诸比丘们听了佛的教导，欢喜奉行。)

法增比丘译于新加坡，26/1/2008

願众生安乐。

欢迎翻印，请先联络作者。请勿删改。

[dharmavaro@hotmail.com](mailto:dharmavaro@hotmail.com)

<http://chinesetheravadabuddhists.community.officelive.com/> 中华南传上座部佛友协会

<http://groups.google.com/group/learning-buddhism> 学习佛法

<http://ti-sarana.blogspot.com> 皈依三宝

<http://buddha-middle-path.blogspot.com/> 佛陀中道

<http://buddhist-practice.blogspot.com> 修习佛法

<http://w0.5ilog.com/cgi-bin/bbs/sys2/mybbs.aspx?id=0x43737400> 学习南传佛法